



洋眼看中国

*Chinese People's
Thoughts*

中国人的想法

[日] 奥野信太郎 著
王新民 [日] 村濑士朗 译

上海三联书店

洋眼看中国

*Chinese People's
Thoughts*

中国人的想法

[日] 奥野信太郎 著
王新民 [日] 村濑士朗 译



上海三联书店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中国人的想法 / [日] 奥野信太郎著; 王新民,
[日] 村濑士朗译. —上海: 上海三联书店, 2021.2
(洋眼看中国)
ISBN 978-7-5426-7293-3

I. ①中… II. ①奥… ②王… ③村… III. ①散文集
—日本—现代 IV. ① I313.6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20) 第 246237 号

中国人的想法

著 者 / [日] 奥野信太郎

译 者 / 王新民 [日] 村濑士朗

责任编辑 / 程 力

特约编辑 / 蔡时真

装帧设计 / 鹏飞艺术 周 丹

监 制 / 姚 军

出版发行 / 上海三联书店

(200030) 中国上海市漕溪北路 331 号 A 座 6 楼

邮购电话 / 021-22895540

印 刷 / 三河市中晟雅豪印务有限公司

版 次 / 2021 年 2 月第 1 版

印 次 / 2021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

开 本 / 640 × 960 1/16

字 数 / 113 千字

印 张 / 13

ISBN 978-7-5426-7293-3/I · 1679

定 价: 46.00 元

此为试读, 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


奥野信太郎

课堂上的奥野先生

(代序一)

芳贺日出男^①

昭和十三年（1938），奥野先生结束了外务省在华特别研修班，即北京大学的留学生生活回到了日本，那年他39岁。回国后即被他母校——庆应义塾大学聘为文学部讲师、大学预科教授。

昭和十四年，我考入庆应大学的文学部预科，在汉语课上第一次见到奥野先生。那天，他身着笔挺的藏青色双排扣西装，手捧讲义夹子，步子急匆匆地走进教室。学生们都庆幸自己遇上了一位精力充沛而又帅气的年轻教授。

奥野先生刚走上讲台，教室的后排座上便喊声四起：

“先生！讲讲妖怪吧！讲讲妖怪吧！”

“给我们讲讲中国妖怪的故事吧！”

这些高声叫喊的，都是我的“前辈”——滑雪部或是空手道部

^① 芳贺日出男：日本摄影家、民俗研究家。1921年出生于大连，毕业于庆应义塾大学文学部。1985年成立芳贺文库株式会社，任董事长。1997年获“日本写真协会功劳奖”，2000年获“日本文艺大奖民俗文化奖”。

的留级生。我是个新生，哪见过这个阵势？背上都吓得出了冷汗。

奥野先生也并不制止，倒是有声有色地讲起了鬼怪故事。记得当时他是这样说的：很早以前，有个科举落第的年轻后生，遇见一个年轻美貌的女子。他被女子领着，懵懵懂懂地住进了坟墓。那个美貌的女子原来是个幽灵，就把年轻后生的魂灵给掠走了……先生喜欢讲妖怪的故事，这在整个学校是出了名的。所以，他的课程是最受学生欢迎的。很多年以后，有一次我跟先生在酒吧闲坐，又听到他给女招待们讲起妖怪的故事，故事情节当然还是与当年我学生时代在课堂里听过的一模一样。奥野先生二十多年来在人们的期待中讲述妖怪的故事，绘声绘色，可以说，口才已经炉火纯青了。

大家正在教室里听得入神之时，他会突然发问道：

“你们知道现在讲的这个故事，在教科书的多少页吗？”

据说，这些故事与明代的奇异小说《剪灯新话》^①有关。

昭和十四年（1939），我们使用的汉语教材名称叫作《中国文学新选》，是由先生和书法家西川宁先生编写的，可谓辞藻华丽、故事离奇。

芥川龙之介的小说《杜子春》，是以中国《唐人传奇》中的名篇《杜子春传》为素材而写成的。我也是第一次在这本教材里读到《杜子春传》。先生说，这是一篇以唐人与波斯王国通商以及拜火教为背景的作品。

先生给我们做过有关唐代诗人张若虚的《春江花月夜》的讲座。他口若悬河，一口气背完全诗，并即席翻译成日语。用词之美，俨

① 《剪灯新话》：明代瞿佑撰写的文言短篇小说集。

然就是明星派诗人。课堂上学生们凝神屏息，手心里捏着汗，教室里静悄悄的，就连一根针掉在地上的声音都能听见。

奥野先生的课休讲的次数颇多，圈定的考试范围也很小，因而愈加受到我们的欢迎。

我学的是中国文学专业，奥野先生给我们讲明清两代诗人的《作家论》。在一年里，他讲了李笠翁、金圣叹、袁枚等八位作家。可是，进入预科后，他的课程却一反常态，教科书特别难。当时，他给我们讲诗人袁枚，令我至今都不能忘怀。

袁枚不仅是位诗人，还是位著名的美食家，是进入奥野先生讲义最合适的人选。“随园”是他家的庭院，故人们称他“袁随园”。他还出过一本《随园食单》^①，是中国古代菜肴的专著。奥野先生在介绍作为诗人的袁枚的同时，也没有忘记向学生们渲染作为美食评论家的袁枚的种种轶闻趣事，让学生们从他的讲义中“饱尝”了袁家的美食。

昭和十八年（1943）年初，日本战局出现了危机，大学的校舍里连过冬取暖的燃料都没有。入冬之后，教授也好，学生也罢，都裹着大衣去教室里上课。当时，大学的研究室在纲町^②，是一座木质结构的建筑物，里面被隔成一个个小房间。学习中国文学的学生有五六个，在奥野先生的指导下编写《楚辞》的索引，要将所有的词句都制作成卡片。当时，人们在战争的泥潭里度日，谁还有心思做这样的作业？但奥野先生好像有着什么远大的计划。

① 《随园食单》：清代文学家袁枚撰写的古代中国饮食名著。

② 纲町：位于现在的日本庆应女子高中校舍一带。

严寒之中，学生们哆嗦着身子，忙着编写《楚辞》中《离骚》《天问》等的词语卡片。奥野先生则在一旁给我们灌输传承文学的问题，滔滔不绝，陈词慷慨。

据说，《楚辞》是在楚王身边供职的老臣——屈原传承下来的口头文学作品，但其中的诗句基本上都是祭祀时所唱的歌曲，是招徕神灵的歌谣。在祭祀的时候，人们唱着《离骚》《天问》中的诗句，载歌载舞，好像就能与神灵沟通了。由此可知，《楚辞》应该属于中国的鬼怪类文学作品吧。

冒着严寒，我们抄写着那些简直要令人晕倒的、超现实的《楚辞》词语的卡片，手指都冻得红肿了。奥野先生也与我们一起专心致志地做着这些枯燥的工作。

晚年的奥野先生成了电视时代的宠儿，每天都特别忙碌。偶尔遇上先生，看着他那急匆匆远去的身影，我的眼前总是禁不住想起那个寒冷的冬天，先生领着我们师兄弟全神贯注做《楚辞》索引的场景，一股暖流便会悄然流过心田……

奥野先生的读书与逛街

(代序二)

佐藤一郎^①

书籍就是活物，由于爱书的人们的传承，我们有缘与各种各样的“活物”见面。人们既可以抱着自己专业方面的书籍，斟字酌句地研究，也可以挑选自己喜爱的书籍，不求甚解地阅读。即便只是将书籍放在书桌上欣赏，对于真正的爱书者来说，也绝非不是一件身心愉悦的事情。

奥野先生在发掘自己喜欢的新书方面，确是一位无与伦比的高手，或者说，他是一位鉴赏达人。先生与他陈列在住宅和研究室里的上万卷日、汉、英文书籍，始终保持着亲密无间的关系。也就是说，他凭自己的眼光和脚力四处淘来的这些书籍，在他看来就是美妙动听的交响乐曲。精读用的，泛读用的，以及其他各种类型的书籍，可谓是应有尽有。先生在查阅资料时，虽然也利用图书馆或研

^① 佐藤一郎：1928年出生于日本东京，庆应义塾大学名誉教授，中国文学研究专家。1950年毕业于庆应义塾大学文学专业，1991年取得博士学位。1993年被聘任为庆应义塾大学名誉教授、大正大学教授。著有《中国文学史》《唐宋八家文》等，曾与奥野信太郎合译《现代中国文学全集·曹禺篇·日出》。

究室的书籍，但自掏腰包选购古今图书，始终是他生活中最大的乐趣。

当然，购书之后，随之而来的就是如何保存书籍了。先生喜欢把他自己淘来的书籍比作“沦落风尘的女子”。他说，书籍的待遇是随着它们主人的境遇而发生变化的。我以为，唯有身为文学家的奥野先生才如此诙谐，并深深地为明治一代人们缺乏想象力而深感痛心。

先生逛街，无非就是古书、美酒、朋友和女人这几件事吧。一如他在随笔这个文学领域里一样，穿过大街到达小巷，又从小胡同迈步走向大马路……艰难而持续地探索着自己独自散步的路径。然而，如果没有这样的彷徨，也就不可能产生“奥野文学”。他所“彷徨”的舞台就是东京和北京，他效仿《汉书》作者班固的写作手法，使得自己的作品充满了浓郁的《两都赋》^①的情趣。由此可见，先生的作品是理智的探索与唯美的追求相融合的成果。

这是笔者的亲身体验。我曾经陪先生一起去过涩谷的酒肆“此之花”。先生是有名的“酒馆串子”，大概是平素里练下的功夫。不知为什么，酒馆里闯进了两个混混。先生厉声呵斥道：

“快走，你们跑错地方了！”

当时气氛很紧张，双方的争吵一触即发。可是，对方却一言不发地溜走了。我就像看了一幕精彩的戏剧一样。要是万一出了差错的话，该怎么收场呢？我至今想起来手里还捏着一把冷汗呢。

先生逛街唯一不能缺的去处是古旧书店。他即便在从这家酒肆

^① 《两都赋》：东汉文学家、史学家班固创作的大赋，分《东都赋》与《西都赋》两篇。

往那家酒肆移动的过程中，也会找些胡同里不知名的小书店歇脚。他或者能从堆积如山的杂书中淘出珍宝，或者与熟识的店主聊一番闲话……不过，他很快还是会消失在花街柳巷之中的。

要是认为奥野先生是一个很能喝酒或者是嗜酒如命的酒徒的话，那就大错特错了。他喜欢的只是酒席上的那种氛围，喝的是“气氛酒”。除了必须的社交场合，先生在自己家里是从不碰酒杯的。因此，在他家的酒柜里，放满了别人送给他的礼品，日本酒、中国酒、西洋酒，可谓应有尽有。因而，居住在他家附近的朋友或弟子，便有幸常常收到他馈赠的酒。

在自己家里，先生的学习十分勤奋。不管什么时候去他家，总会看到他在写作，孜孜不倦地应对着各种各样的约稿。至少，笔者所了解的情况就是这样的。不过，要是借用他已故的薰夫人的话说，那就是：“只要一出门，他就像断了线的风筝，谁也不知道他去了哪里。”

既是“去向不明”，就得备下夫人所不知道的“小金库”啊。因此，他就会安排一些资金的周转，找几个地方藏私房钱；有时，他还会把自己关在研究室里写些稿件挣零用钱……然而，他的这些小伎俩几乎没有不被夫人识破的。总之，先生所采用的那些对策，处处都显得笨拙可爱。

先生在某种程度上牺牲了家庭的和谐，而日夜在街上晃悠，到底是为了什么呢？他最近出版的《故都芳草》中做了巧妙的自白。他说：“我很喜欢‘故都芳草’这个标题，所以，特意刻了这么一方篆刻印章。当时的北京也是名副其实的‘故都’，到处都充斥着颓废的气氛。”

体现都市精神的文雅与幽艳，是奥野文学的主旨。与其说他是一个用套话介绍东京、北京那些琼楼玉宇的导游，倒不如说他更像是一个四处游走、用自己的双眼寻觅都市精彩的人。可以说，先生最擅长的就是在大街小巷里漫游，然后将自己印象深刻的东西如实地、精彩地呈现在读者的面前。先生这种喜欢寻求刺激的生活态度，已经形成了他自身的特色，至今想起来依然令我感到十分亲切。

目 录

课堂上的奥野先生（代序一）

奥野先生的读书与逛街（代序二）

中国人的想法 / 001

今昔中国谈 / 013

文学地图之一隅 / 030

所见所闻（节译） / 043

周作人与钱稻孙 / 067

冰心型与白薇型 / 081

丁玲 / 089

梅兰芳与京剧 / 103

陆素娟小记 / 106

诗人黄瀛 / 111

燕京品花录 / 123

女人剪影录 / 137

书肆漫步 / 146

一九三七年春·北京 / 153

北京“封城”记 / 158

空地与杂艺 / 166

秦始皇帝、李斯与宦官 / 178

幻亭杂记 / 181

论语 / 186

池上草堂 / 189

中国人的想法

初春时节，早晨刚从睡梦中醒来，便听到了鸟的叫声，是那种平时难得听到的鸟的叫声。这令我想起了我年幼的时候，在东京麹街或是僻静的街巷里听到的、好似杜鹃鸟的叫声——那时的东京还很安静。我问中国朋友那是什么鸟在叫，他们告诉我，那是“光棍好过”，真是一个很长的名字啊！我又问道：这鸟的名字怎么这么长呢？他们回答说，那鸟的叫声听上去就像是“光棍好过”嘛！

所谓“光棍”，是“单身一人”的意思。这种鸟边发出“光棍好过”的叫声，边从人们的头顶上飞过去。

类似这样的例子，在哪个国家都是可以列举许多的。不过，当我在胡同的深处听到这种鸟叫，并知道了它的名字之后，确实感到很有趣。绝不会像中国人那样，用一些开玩笑的、讥讽的，甚至是揶揄的比喻来形容它了。

翻阅乾隆年间的小说《红楼梦》，您一定会为大观园、怡红院等

建筑的华美，为那些沉醉在芳香浓郁的美梦中的少爷小姐们，以及他们错综复杂的家族关系而惊叹不已。也许，您会觉得《红楼梦》已经是一个隔世的梦境了。然而，隐含在其中的许多故事，诸如男女之间的纷争、人情世故的因袭，等等，涉及社会生活各方面的陈规旧制，虽然不再像过去那样严格了，但还是很明显地沉淀在了现代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之中。我在日本曾经翻阅过《红楼梦画册》，当时曾经以为这些东西无非是作者根据自己的想象，或是根据当时的情形绘制而成的。可来到中国一看，那本图册上所描绘的房屋结构、庭院设置、日用器具等，简直就跟现实生活中的一模一样。自古以来，人们就传说，《红楼梦》中大观园的景物，就是依照北京什刹海北岸的醇王府的样子描写的。当然，其中难免会有后人根据自己想象做出的推断。可是，您要是对照画册看一看，从醇王府的旧戏台，沿着芦苇丛生的池塘边的回廊走过去，攀登来到假山顶上的亭子前……可能就不会轻易否定这种说法的真实性了。可以说，这就是小说中的大观园的景物至今还存活在世间的证据。

存活在世间的，还远不止大观园的景物。那种复杂的家族关系、家庭状况，也始终存活在当今的中国。虽然，有些方面已经不如当初那么刻板和完备了，但无论在城市还是乡村，那种大家族主义的庄重，以及由此而派生出来的烦琐礼节、道德观念等，却始终被严格地遵守着。不管是住在大城市里的富商大户们，还是地方上那些被称为土财主的大户人家，对于这些民族资产阶级来说，十分痛苦，却又难以挣脱的，就是这种复杂家庭关系的桎梏。他们拥有数十人乃至上百人、一百二三十人的大家庭，而且必须支撑着这个大家庭的门户。因而，他们将飞过自己身边的鸟的叫声，听成“光

棍好过”，不能不说具有深切的讽刺意味。

中等阶层以上的家庭一般都有厨师，由厨师打理厨房的一切事务，这是再常见不过的事情了。日本的家庭雇用厨师也并不是罕见或奢侈的事情。当然，要给这些厨师支付工资，但更多的是采用“包饭”这样一种雇用制度。按照事先约定的一餐多少钱，或者一人多少钱的标准，由厨子做主调节伙食。因此，要是能够在这个标准之内将伙食办得物美价廉的话，节省下来的钱就归厨子自己，那样的厨子才算有本事。雇主们在招待客人时，也常常采用这样的做法。所以，那时的厨子都是要向雇主提交账单的。以上所举的仅仅是一个例子。以一知万，从中我们可以得知中国大家族生活构建的基本状况。一个大家庭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，姑且不说贫民，即便是一般的家庭也是不可能做到的。在一栋房子里，不厌其烦地用墙壁和门分割开来，分成许多独立生活的家庭。诚如人们所知道的那样，不同的家族阶层，居住的房屋也是有高下之分的。

在中国，“院子”这个词，远不是日本院子的意思。您要是以为中国的院子也与日本的院子一样，有曲篱环绕，有白墙蜿蜒，旁边是南天竹红红的果实，树丛中不时传来家雀婉转的叫声……那就大错特错了。在那连成一片的高宅深院中，看到的是妻妾们相互仇视的目光，听到的是同父异母兄弟们悲苦的叹息，一如那铺满院子的冷冰冰的砖瓦。大家族主义的确已经成了一个空架子，但这个“空架子”却依然是沉重无比的。所以，家长作为大家族的维护者，背负着如此沉重的责任，可谓辛苦到了极点。说到“大家族”，人们可能会简单地认为就是“一夫多妻”。其实不然，中国的大家族就是尽量不让子女分家，以一个宗室家族的形式生活在一起。为此，亲戚